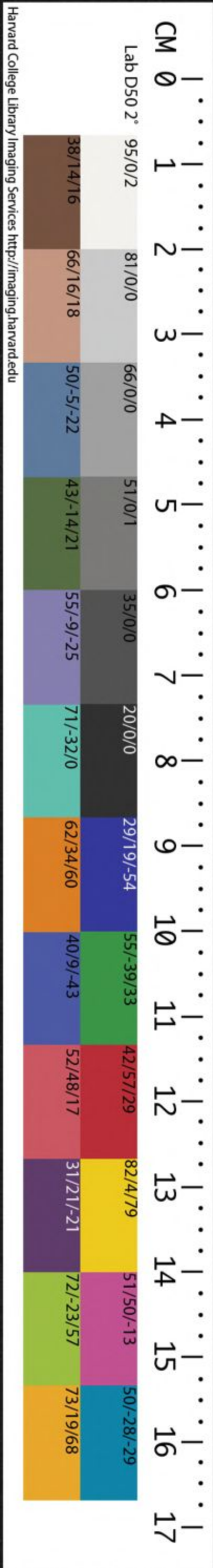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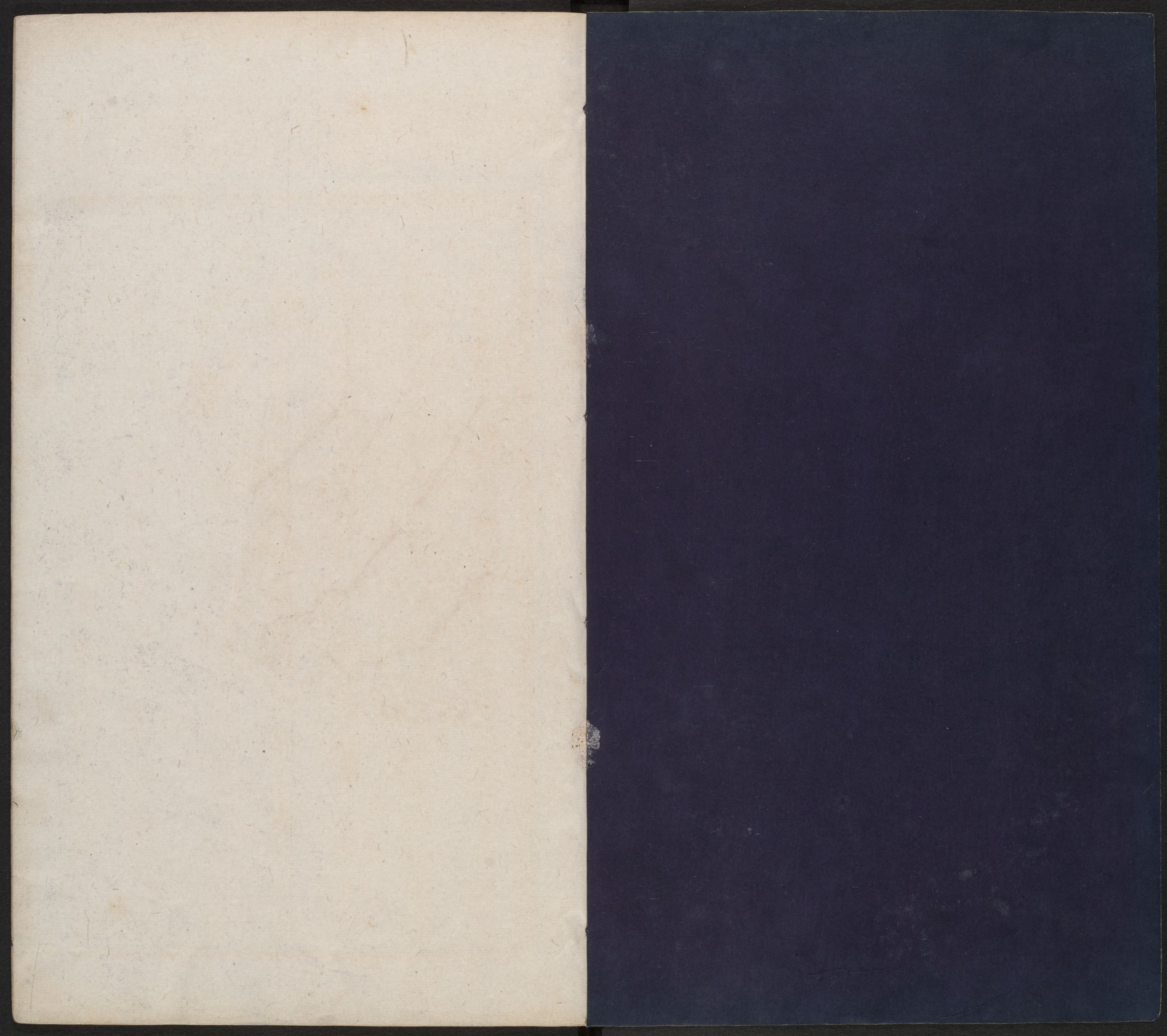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6 1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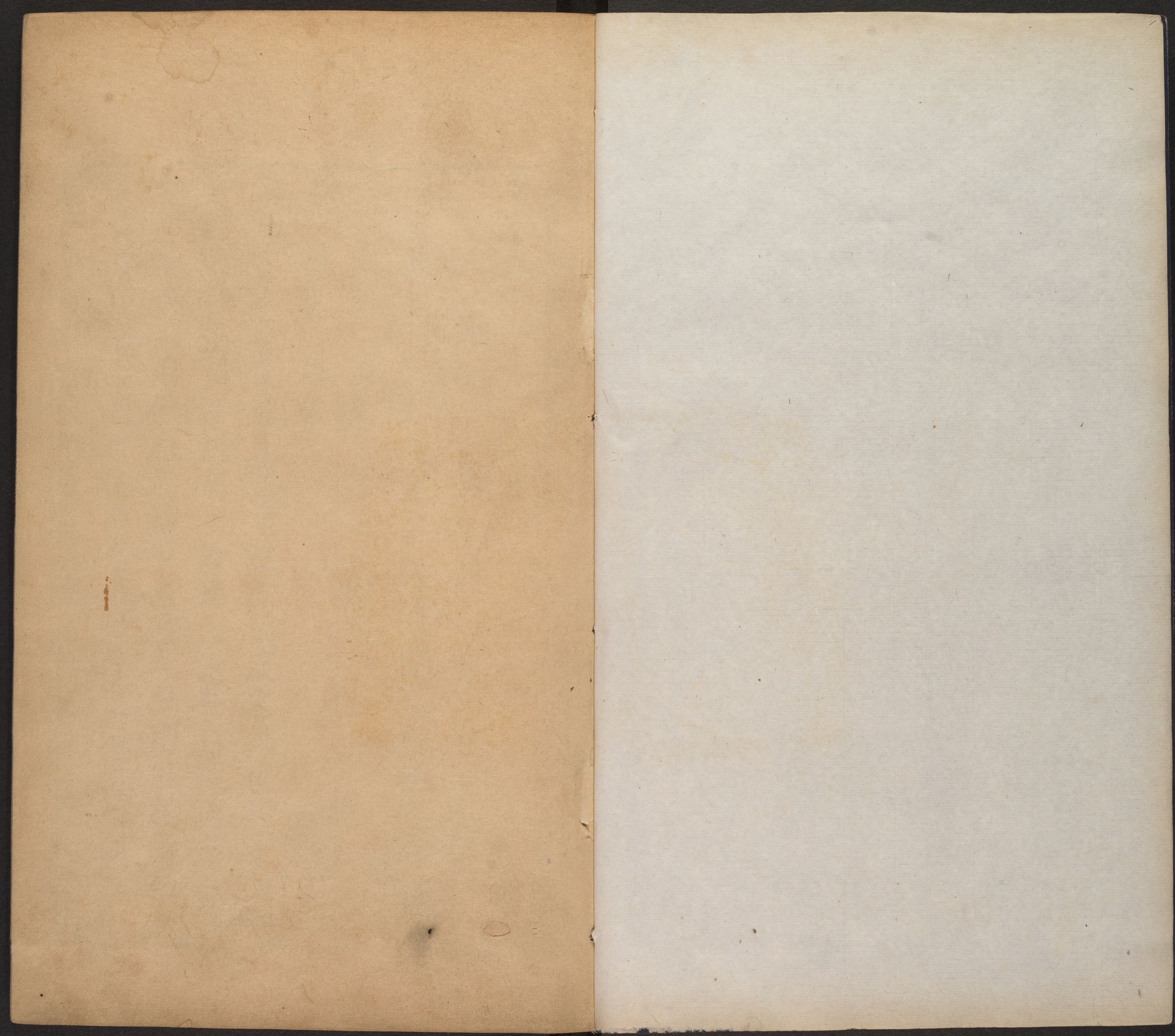
T 2560 / 79546













蜀志卷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 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蒙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  
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  
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  
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  
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



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  
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  
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  
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  
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  
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  
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  
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  
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  
尋奪達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

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  
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  
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  
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  
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  
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  
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  
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  
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荆  
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  
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  
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  
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  
勉之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

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  
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



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  
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  
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  
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  
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  
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  
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  
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  
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

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  
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  
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  
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  
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  
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  
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  
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

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恨對曰霄也恨在面瑤之賢

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



而甚不仁以其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  
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  
及智氏亡惟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  
輔果在焉

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  
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  
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  
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  
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  
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  
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  
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

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

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

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  
名耽字義舉初

在西平上庸間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  
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  
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  
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  
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  
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  
儀拜樓船將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  
軍在禮請中

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

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為  
牙門將咸



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  
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羨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  
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  
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共於布衣此乃帝  
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  
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  
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繇  
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  
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惓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  
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

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  
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羨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  
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羨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沂流  
北行羨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羨非故人又適  
有賓客羨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  
客旣罷往就羨坐羨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  
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羨遂並致之先主  
先主亦以爲奇數令羨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  
識遇日加成都旣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羨爲治中從事  
羨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



諸葛亮雖外接待羨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羨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羨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羨為江陽太守。羨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羨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羨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滅鯁。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羨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羨言。大驚。默然不答。羨退。具表羨辭。於是收羨付有司。羨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

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羨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羨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別菽麥。



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脫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

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

音理救反

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

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



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  
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  
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  
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  
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  
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  
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  
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  
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  
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

演長當是收之字

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  
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  
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  
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  
亂羣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亮集  
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  
領巴郡則有闇昧闕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  
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  
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  
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  
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  
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於是廢立爲民徙汝山  
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



爲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縣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鄴，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

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

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

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

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



錢據劉子初卒於章武二年而李平之廢乃在建興九年蓋別是一人姓名偶同耳又征南將軍姜維嘗作征西

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

徙梓潼郡以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

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

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

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豐官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土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

乾隆四年校刊



錢云固陵即巴東也華陽國志初平元年劉璋分胸志至魚復為固陵郡建安六年魚復遷允平巴名乃改固陵為巴東是劉璋時巴名巴東矣據此傳知先主嘗復為固陵故華陽志又言章武元年胸志徐憲魚復遷機心失巴名上表自詔先主聽復為巴東也

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

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矢志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



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魏畧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

楊儀狃狹遂搆禍端  
內職名將文俗吏悞  
人家國事

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



文長是副將語雖不合氣自足佳

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  
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  
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  
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  
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  
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  
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  
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  
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  
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

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  
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  
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  
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  
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  
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  
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  
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  
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畧曰諸葛亮病謂  
延等云我之死後但  
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  
之行至襄陽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



錢云此荆州刺史  
傳羣蓋曹公所授

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

知人

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旣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爲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



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萊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 蜀志卷十

#### 蜀志卷十考證

劉封猶皆如斯。注美鬚長大則賢。○鬚宋本作鬢。

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爲輔氏。○宋本太史下無氏字。

彭萊豐功厚利。建跡之勲。○之勲元本作立勲。

頗以被酒佻失老語。○佻元本作脫。

廖立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臣明楷按楊戲輔臣贊。

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此作李邵未詳孰是。

李嚴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狐忠卽馬忠少養外。



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言多增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臣明楷按

此別一劉巴若子初已卒于章武二年且并未嘗為  
征南將軍也

故以憤激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亡元本作忘

魏延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遷疑當作還

延大怒纔儀未發○纔字疑誤

楊儀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為宋本作惟

蜀志卷十考證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



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  
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  
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  
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醑遂親率羣僚臨會  
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爲  
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  
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黃門侍郎後主  
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  
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參軍庾降屯副貳  
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

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  
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  
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  
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

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旣定不聽及成都

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

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

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

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

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  
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文王  
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  
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  
越嶲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  
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



子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羨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志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爲領軍後主拜憲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軍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微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卽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爲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

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爲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卽皆叙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偏也及成都旣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



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

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麗

士元皆親善。

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

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旣平，以朗爲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

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爲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

十年。

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

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

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



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  
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  
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子條嗣景耀中  
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  
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朗兄子

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

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

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

之曰能是以眾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

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

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

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

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己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

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

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

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

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

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

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



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赳赳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

談  
明

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閭，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旣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翬嗣。翬音忙，角反。見字林曰：翬，思貌也。歷三郡監軍，翬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

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喜，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曷、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曷、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卽便得矣。曷、綽承洪



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

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尙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



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爲笑。祇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常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乘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衆人咸爲祇懼。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祇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祇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祇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祇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爲汶山復得安。轉祇爲犍爲。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爲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祇爲犍爲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祇。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縣竹令。先主攻

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



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疆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觀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聞惑矣。其建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爲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建

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



合觀費傳二事  
大較行義不解  
通變人

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  
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  
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  
王征之。卽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  
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  
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  
冲爲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  
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  
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  
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

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郡曲宋本作部曲  
寵待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衛瓘○臣明楷按

魏志衛覬傳云子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此作鎮南  
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見

于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爲重出

楊洪君昔在栢下○宋本作栢下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委意監本訛作



委噫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往郡疑作仕郡

又注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爲汶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叛辭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爲下多之字

費詩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

臣浩

按漢王太平

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左遷部永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監本訛作須大定俟速建今改正

豈徒空托名榮貴爲華離乎○華離冊府作乖離



蜀志卷十一考證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周羣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



錢按伯仁君幹仲  
實三人不見於本  
志帝據華陽志  
有丞相參軍文  
恭字仲實梓潼  
人君幹疑即出師  
表所稱丁立也

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吞覲。王元泰李伯仁  
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  
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  
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  
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  
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  
已。不啻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  
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  
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  
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勸農。

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  
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  
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  
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  
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  
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  
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  
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  
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



卽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爲師友從事。續漢書曰

建安七年。越雋有男子化爲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爲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

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

裕字南和

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

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



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爲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

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旣立爲帝，後皆



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

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撼。虛晚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爲二子之容。倣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



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

孟賁之弟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

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

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

義光常饒饒謹咋饒音奴交反謹音休先主定益州拜

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

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眾中

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

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

惜意指不傳大較  
痛源語也

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

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

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

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踟躇而已

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

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

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

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

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

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



蜀志卷十一  
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

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眾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漢末大亂敏隨姊

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

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

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

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

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

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



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退職使閉門思愆。

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

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

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

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

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

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

爲博士。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碭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



錢按尹默傳云遠游  
荆州後司馬德操宋  
仲子等受古學一稱  
其名一稱其字雅文  
可互見要為體例未  
一且不免重出之病

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撰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  
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  
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  
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  
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  
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  
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  
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  
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  
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  
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  
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  
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  
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  
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  
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

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

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  
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



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  
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  
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  
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  
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  
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  
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  
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  
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  
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緼負而至者不可

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  
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  
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  
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  
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  
卽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  
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  
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  
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  
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



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徒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祇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

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旣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



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

以正誼言之。惟願夙守  
若如此二計。不如降也  
允南六丁者。度已無  
可奈何。不得不蒙恥而  
圖全。若使主有勾踐之  
雄。臣盡種蠡之輩。允南  
豈不高贊一議。即評家  
亦以爲驚痛乎。夫其志

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途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爲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



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小稱臣。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

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



禪庸主動足下床大  
務便去未解後圖之  
謂霍羅僅堪自守耳  
敵兵如疾雷恐東都  
亦無由達也

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  
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  
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  
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  
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  
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  
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  
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  
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  
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  
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  
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  
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激湍非步卒所涉

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  
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  
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  
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  
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  
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  
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  
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  
主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  
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  
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時晉文王為魏  
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  
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  
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  
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  
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為大將軍東曹掾  
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秀才晉  
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  
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  
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  
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  
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  
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  
詩賦論誦凡數十篇  
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

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  
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  
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  
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  
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

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

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

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會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  
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  
畢上還所賜詔曰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  
還衣服給棺直

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

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  
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鑿  
茲顯  
模  
周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

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

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

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  
不應常冠鹿皮躬耕田數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

錢桓溫以晉穆帝  
永和三年丁未歲平  
蜀上表薦秀年及  
八十而承祚修史大

乾隆四年校刊

蜀志卷二十一

五



約在太康之世即云在  
太康末考亦體弱冠  
又無名位何用書其  
名字當是裴氏注後  
本換入正文耳

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  
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  
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  
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  
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兔且絕響於中林白  
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  
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  
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  
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  
偏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  
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  
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  
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  
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  
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  
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鄙俗幽遐仰流九服知  
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  
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

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  
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  
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  
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  
以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  
屬文入為祕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  
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傳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  
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  
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  
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



錢云承祚志以簡質勝然如曹植責躬應詔詩卻正之釋譏華嚴之草文薛瑩之獻括魏文帝策吳王九錫文吳王罪張溫之合許清與曹公之書周劭讀曹休之詞賦統理張溫之表胡綜托吳質之文事無繫乎興亡語不闕乎勸戒準之史例似可從刪楊威季洪輔臣贊既全錄其文而志不立傳者復注其行事於下西州文獻藉以不墜厥功誠律矣然自我作古亦非前史之例也

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蹟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

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

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

日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

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闔筐舉。守



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蠱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

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頤。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花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蠶蠶。尚此忠



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  
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  
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  
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  
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禱祭。幾皇  
道以輔真。雖跲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  
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  
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  
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

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  
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  
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跲。聞仲  
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  
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  
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  
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  
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旣入  
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  
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



充訕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紕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攏其爪自以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

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盼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

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却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儻纏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



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劍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水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鼓瑟而鱗魚聽之又曰瓠梁之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松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

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做雞之拊翼也楚客潛寇以保荆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而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雍門援琴而挾說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令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堀坎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也



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闔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鈞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圍，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獻歛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春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

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

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逖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闕，今卒睹夫子於此，是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齷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奧也。若我南遊乎罔畏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



靜然守己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卻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卷十二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奉  
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用通  
經之士爲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且仁篤通大  
經四小經三卽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馘

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宜疑作密

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儲君監本訛諸  
君今改正



尹默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

臣浩

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事  
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  
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陳元方多  
方字疑爲傳寫之訛也

譙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周  
人宋本作周文

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當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

臣清植

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則其

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爲全  
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遠

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

臣龍官

按上文旣云周三

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贅其爲裴注  
無疑

郤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冊府作披

圖

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紂○粥元本作徼  
楚客潛寇以保荆注偷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



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幃帳多幃字

雍門援琴而挾說注鼓鈞乎不測之淵○鈞宋本作鈞

若士竦身於雲清注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宋本作

至長不渝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沈沈宋本作汰沃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駕

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一考證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

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

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

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

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



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

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

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

之間，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

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

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

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

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

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

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

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

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

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

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

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

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

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

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

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

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

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命發喪，權答曰：臣與劉

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

後得審問。

乾隆四年校刊



公衡之再辱非畏人  
故即冠顏色自若為  
未審的也

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  
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  
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  
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  
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答曰不啻明公見  
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  
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  
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  
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  
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

寧馨

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  
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  
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  
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士大  
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  
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  
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  
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  
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



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蜀人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

給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

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

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

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

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

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遙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

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

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

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

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

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

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

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

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

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

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

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

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眾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

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



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闔。旣發在道。而闔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闔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闔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尙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



錢云後主及張裔傳  
俱作益州郡致益州  
郡之改名建寧至  
相亮南征以後此時  
不當云建寧也

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  
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  
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  
處民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  
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  
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  
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  
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義  
晉建寧太守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  
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

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  
望踰忠閻字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  
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  
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字字文平南郡人  
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  
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  
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  
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  
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逆率將士而還承



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

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



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爲人自輕。以此爲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

句古侯反

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

軍。封宕渠侯。

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

節之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

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爲

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佃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

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

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

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

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

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爲

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輦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

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爲牙門將。屬馬忠

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

益部

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卽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



錢按兩漢晉宋諸  
志益州部安寧  
縣以華陽國志攷  
之蓋安上知安  
上縣屬越高晉志  
亦不載

錢云蘇祁漢志  
作蘇示

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  
劉胄又反。以馬忠爲督。來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鬪常冠  
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與古獠種復反。忠令十四  
年。武都氏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  
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  
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  
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  
嶯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  
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  
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嶯太守。嶷將  
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

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  
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  
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  
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  
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  
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  
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  
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始疑以郡郛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  
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苻臺。登卑水三縣。去郡



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爲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旣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爲患。

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昉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爲大將軍。姿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禕果爲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



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俾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

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

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

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

亦以此譏焉。

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踈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

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是歲

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

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

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

起。李簡請降，眾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



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嶷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志卷十三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黃權少為郡吏。○毛本作郡史。

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覽為幸作焉，幸可慕作可纂。

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注往者熒惑守心。○臣明楷

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任元本作仕。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味  
張嶷而夷徼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錮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任  
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隨  
嶷朝貢者百餘人

蜀志卷十三考證

蜀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蔣琬子斌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  
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  
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  
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  
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  
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



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  
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  
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  
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  
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遠  
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  
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  
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

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  
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  
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  
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  
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  
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  
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  
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  
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  
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



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

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尙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



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

主旣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卽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鄆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



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

諸葛恪、羊衞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

以答，終不能屈。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

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

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

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



師項之代蔣琬為尚書令務煩猥蔣識悟過人每省讀

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

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

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敦禕之所

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

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

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

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

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

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

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

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

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

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

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相于事勢不

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

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

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

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

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

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

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琬固讓州職

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禕別傳曰禕雅性謙素家

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

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

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

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

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

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禕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

乾隆四年校刊

禕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

禕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

禕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

禕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

禕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



害諡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傳曰

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名當世早卒 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傳子

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問

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

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

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

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

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

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

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

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

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

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

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

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

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合

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

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

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

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

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

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

乾隆四年校刊



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

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

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

不在當歸也。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

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

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

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

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

維率眾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

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

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

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

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

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

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

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

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

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

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

勝多所降下。拔河關。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



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

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



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曰維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

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鬪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眾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



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縣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鄴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

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

以伯約比中士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

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

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

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



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繇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與維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兵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繇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欲授維兵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復可謂之愚闇哉

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

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

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



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為卻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以難卻正也

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

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

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議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

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况於區區蕞爾

而可屢擾乎哉

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

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伯約涼州上士武侯一見依若舊且曰是人心存漢室天下之馬匹未許形容筋骨相也而評家往往譏其用兵不戢當時伐魏亦不伐六亡者中一歸而敵師即出則知連年動眾適足以枝柱魏兵而非以召禍也小有嫌者以其不能如徐元直然按魏畧云以維本無反謀故不沒其家又孫盛雜記云後維母與書令求當歸則其母故無恙安知魏之不以維為強對而特全其門戶以為招乎夫揚名孝也忠漢孝也全親尤孝也孫評劇言苦句使英雄色失氣



蜀志卷十四

蜀志卷十四考證

費禕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太平御覽無人字

魏降人郭修在坐○監本訛作郭循今改正

姜維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毛本維下多等字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此胡濟又一人非胡  
偉度也

維前往芒水○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皆據鄧艾  
傳改正

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監本且誤日今改正



傳僉格鬪而死注蜀命人代之○命宋本作令  
吳札鄭僑能喻斯好○鄭僑監本誤鄭有今改正  
自稱益州牧以叛注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  
監本誤遠復蜀祚今改正

又注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不會元本作不集

蜀志卷十四考證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衛繼

常播

錢按義陽不在蜀  
境內漢末亦未有  
義陽郡蓋史據魏  
晉二郡縣書之未  
敏傳云云義陽新  
野人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  
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  
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  
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  
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  
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



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  
墮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  
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  
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  
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  
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  
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  
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  
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  
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

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  
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  
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  
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  
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  
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  
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  
與亮書曰。丁公挾張挾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挾光耀。明左  
思蜀都賦。摛藻挾天庭。孫權蓋謂丁公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



鄧芝。及亮北在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

錢按芝止為車騎將軍未為大將軍大字衍

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

陵太守綱。皆有名迹。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

邵。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邈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入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行。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能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

錢云浩當作皓



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  
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  
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  
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  
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  
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  
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  
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  
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  
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  
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  
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  
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  
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  
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  
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火欲文德  
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  
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  
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  
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

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  
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  
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  
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  
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  
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  
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  
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  
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  
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冀所遏  
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  
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  
皆衰杖送綱喪至雒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  
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以冀之虐誠僅過絕封  
侯而已後世招降盜賊  
而從中撓敗其事者不  
知凡幾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  
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  
年為庾隆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



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尙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

錢按華陽國志爲  
枕書只云是翼語  
此以爲維語似失  
之

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率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叅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



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是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

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

遺預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德，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在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疆，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誥哉？

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

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

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



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

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程公程戲季純子也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

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

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

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

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

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庾降都督，領

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

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

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

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

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畧未嘗以甘言加



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指。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庾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為兄弟。密曰。願為人兄弟。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

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偏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子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



錢云追謚猶言追美也蔣公校費文偉鄧

伯苗宗德豔焉德信王子均張伯岐之屬皆卒於延熙四年以後亦不著於贊

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僮僕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蕘薪蒸密賤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維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

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



蜀志卷十五  
九  
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  
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  
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  
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  
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  
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

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儁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  
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詒暫思經筭觀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蜀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庾降都督任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欵欵文武當官理任衍衍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贊費賓伯賓伯名觀江夏鄆人也劉璋母觀之族

錢按南昌縣不見於兩漢志華陽國志朱提郡有南昌縣故都督治有鄧安遠城此蓋先主所置矣宋書州郡志南秦縣本名南昌晉太康元年更名提帝據書朱提屬有五有南昌又有南秦據蜀人所言當不誤宋志未可信也



錢按揚威才幹注稱振  
威將軍二文當有一誤

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  
主於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爲裨將軍。  
後爲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  
振威將軍。觀爲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  
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  
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  
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旣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  
辨是裨。

### 贊王文儀

尙書清尙。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  
侔古人。

###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 贊麋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  
爲巴郡太守。還爲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  
別駕。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爲太常。南  
陽黃柱爲光祿勳。謀爲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  
賴恭爲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爲傳。恭子玄爲



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留  
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顥  
爲朝中損益多矣顥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  
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  
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顥字子  
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  
嘗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與炊爨雞  
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  
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

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  
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  
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穀之數云自有  
王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  
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顥  
死亮垂泣三日鴻臚明真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  
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  
時爲犍爲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  
引圖讖勸先主卽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



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  
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  
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  
時爲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  
以壹爲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爲夫人章武元年  
爲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  
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

錢按杜微字國輔周群  
字仲直皆見本傳與此  
互異

吳班戰功頗著

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  
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壹族  
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  
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爲領軍後主世稍  
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緜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  
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旣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  
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祇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永安都督西將軍封亭侯

時王得亞子龍必多可稱

錢云巴郡當作巴東華陽國志章武元年南郡輔臣為巴東太守

鎮南粗強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都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



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

錢按蜀有南廣郡延熙中置無南廣郡

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爲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陽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尙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郫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縣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尙書右選郎。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郫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

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材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勲，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勲、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

以諸葛之忠，徒尚青  
以此言進者



蜀元卷一五  
一七  
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尙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尙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佑。佑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尙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

李福

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尙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在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夫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



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爲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爲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爲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爲越雋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爲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郫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爲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爲宕渠太守。徙在犍，爲會丞相亮南征，轉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爲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猊亭。文進，舊身同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



者遂戰死拜子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  
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  
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  
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  
息著募後没入奚官免為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  
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  
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中巴

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  
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  
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  
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  
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  
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  
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  
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  
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為己厚  
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



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况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興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

潘太常與糜傳同贊揚君之快也

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任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大，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



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爲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

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兄弟五人，繼父爲縣功曹，繼爲兒時，與兄弟隨父遊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曰：「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卽許之。」遂養爲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



異姓爲後。故復爲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尙書。忠篤信厚。爲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

蜀志卷十五考證

鄧芝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傳作宗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皓

宗預權大笑喜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蓋直通鑑作盡直

遺預大珠一斛。注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但元本作寶

楊戲。楊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羲

祁汰各早死。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文選李密一



名虔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輔國毛本作國輔  
贊程季然注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曾華陽國志作習  
衛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字疑行

蜀志卷十五考證





... 創設 ... 在 ... 未 ... 合 ... 欲 ... 以 ... 備 ... 全 ...

... 十五 ...



